

刺心

伍
剑走偏锋

大道至简，
唯行艰难。

墨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伍 剑走偏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心. 剑走偏锋 / 墨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6

ISBN 978-7-5502-3033-0

I. ①刺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0528 号

刺心 (伍): 剑走偏锋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特约编辑: 唐 鋆

美术编辑: 徐 骋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B 座 9 层 100088)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0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4.75 印张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033-0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目 录

第一章 隐情 / 001

面具狰狞，眸光清冷，他缓缓开口，
声音极低极沉——低沉中还带着一股摄人的磁力。

“你就是孙思邈？”

第二章 身世 / 019

“那她为何会离开那少年？”兰陵王口气如冰。

寇祭司“哦”了声，反问道：“兰陵王怎知她离开那少年了？”

兰陵王微滞，半晌才道：“是我在问你。”

他竭力让语气平静冷漠，可堂中无论哪个，都看出他情绪极为激动。

第三章 心结 / 036

那人身材魁梧，浓眉有如墨染，蓬头陋衣，乍一看豪迈非常，
下颌不再铁青，而是有胡须如针般长出，威猛中带分感伤。

他望着孙思邈，纠正道：“张仲坚！”

第四章 谜案 / 053

斛律明月身躯一震，厅堂中陡然杀气大增。

众人只感觉肃杀之气涌来，一时间竟难以呼吸。

良久，斛律明月才道：“你错了，我没有将他们杀干净！”

他言语平淡，可寇祭司听到那其中蕴含的浓烈杀机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
第五章 错杀 / 071

“这里得到最大好处的人是高洋！”

厅外风声呜咽，如冤魂哭泣。

斛律琴心娇躯颤抖，花容失色，孙思邈虽未明说，但谁都听出，他竟说是高洋刺杀了高澄。

第六章 讖语 / 089

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？

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为何会让众人如此紧张？

孙思邈最为平静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第七章 图谋 / 106

城外讖语蓦地出现，将邺城卷入了动荡迷离之境，他明白讖语的用意，可一直不能确定是谁做的文章。

李八百？杨坚？或者另有其人？

微吸口冰冷的空气，孙思邈振作精神，走进了客栈。

第八章 漏网 / 124

裴矩又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你也不准备当太平大道的宗主了？”

“我从未想过当什么宗主。”孙思邈道。

裴矩眼中厉芒一闪，看起来要立即出手的样子，油灯倏暗。

孙思邈坐在那里，头发丝都没动一根。

第九章 抉择 / 142

眼看软剑就要将斛律琴心钉在地上时……

“当”的一声响，火光四溅。

一点黑影飞来，击在软剑之上，竟将软剑硬生生地砸偏尺许。

“嗤”的声响，软剑刺在斛律琴心身旁的雪地上，颤颤巍巍。

第十章 营救 / 159

见张仲坚沉默不语，郑玄笑道：“张兄可是怕了吗？”

张仲坚道：“你带路。”

见郑玄转身出了客栈，张仲坚犹豫片刻，心道先生不知何事找我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应将他扯到这个漩涡中。

第十一章 喋血 / 176

李八百就在牛车之上。

这个李八百果然非同凡响，想别人不敢想，先用鼓月扰心惊牛，再用牛车冲乱齐军阵仗，然后用爆炸造势，灵光出手，齐军虽勇虽然身经百战，还是防不胜防。

第十二章 泄密 / 193

张仲坚心中微惊，立即察觉到屋脊上竟有极为细微的呼吸之声。

这时会有谁到这里？

难道说，是斛律明月发现他的行踪，这才来赶尽杀绝？

第十三章 别情 / 212

见孙思邈沉默，王远知霍然站起，挣扎到了牢笼前，一把抓住栏杆，盯着孙思邈道：

“我若成行，齐国必败，陈国可趁势北伐，一统天下。

到时候茅山宗定将传道大江南北，而我王远知……”



第一章

隐情



落叶将尽之时，孙思邈站在了江陵城前。

他从江陵城出去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想到他能活着回来，因此他站在江陵城外的时候，所有守城的陈兵都以为见了鬼。

陈国人并不知道只是这短暂的来回，不但周国军营，甚至整个周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他们知道，城外周国大军未撤，他们就很难再放孙思邈入城。

谁都不确定孙思邈是不是变成了周国的人，说不定孙思邈这次是回来报复的。

毕竟当初陈国人将孙思邈送入了死地，而做过亏心事的人，总是会怀疑多一些的。

城守萧思归虽对孙思邈很有好感，眼下也不敢擅自做主，立即让人去通禀淳于量，然后请孙思邈暂且等待。



孙思邈静静地站在城下，寇祭司就站在他的身边。孙思邈无疑是个神秘的人物，可寇祭司的神秘之处，看起来更甚孙思邈。

可寇祭司却没有孙思邈的耐性。

他看起来很有些不耐之意，问道：“你既然决定要去见斛律明月，为何要回江陵？”

孙思邈道：“因为我不能确定……斛律明月是不是在邺城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寇祭司奇怪道。

“我只是推想，因此找淳于量问问。”孙思邈沉吟道，“欲速反不达，你若信我，不妨跟着我走好了。”

寇祭司想不通为什么淳于量会知道斛律明月的行踪，见孙思邈不再多说，冷哼了一声，抬头向城墙望去。

城墙处落下两个吊篮，萧思归探出墙头，高叫道：“孙先生……还有那个谁……请坐篮子里，我们拉你们上来。”他搞不懂为何当初去了五个陈兵，眼下一个都没回转，更不知道寇祭司是哪个，只知道听淳于量的吩咐。

孙思邈进了那篮子，寇祭司有些皱眉，但还是坐入了篮中。

二人被陈兵拉上了城墙，萧思归立即请二人下了城楼，才走出不远，长街尽头就有兵卫推着淳于量的轮椅前来。

淳于量见到孙思邈居然安然无恙，眼中闪过分奇异的光芒，忍不住又咳起来。

长街之上，百姓远处指指点点，一时间不知究竟怎么回事，可均离孙思邈远远的，如同躲避瘟疫一样。

良久，淳于量这才止住了咳，缓缓道：“不想还能和孙先生再见。”他言话中当然有无尽的感慨和意外，还有着难言的困惑。

他虽自负才智算计，可绝未想到孙思邈能活着回来。

孙思邈轻淡道：“很多事情，只是想不到，却未见得做不到了。”

淳于量捂着嘴，沉吟道：“孙先生这次回来……不知有什么用意呢？”



“茅山宗的那几个刺客死了。”孙思邈目光敏锐，看着淳于量的表情。

淳于量脸色有些木然，并没有意外。

“这些都是在淳于将军的意料之中？”孙思邈缓缓道。其实实在多此一问，押送孙思邈的亲兵是淳于量派出去的，他又如何会不知道那些亲兵的底细？

淳于量半晌才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有无数人想宇文护死的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也在盯着孙思邈的脸色。

他想从孙思邈表情上看出点答案。

孙思邈能活着回来，看起来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宇文护死了。可就算宇文护死了，孙思邈也没有道理安然地走出周国的军营。

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！

淳于量没有透视眼、千里耳，不知道周营发生的事情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也看不出答案。

“先生想让宇文护死，敝国国主亦是一样，还有很多人都想杀了宇文护，可没有一人能够做到，宇文护戒备的严密，几乎可说是天衣无缝。”

“可你还是让茅山宗的人去了。”孙思邈神色萧索，“你知道他们去的结果只有一个的……”

“荆轲去刺杀暴君嬴政的时候，也知道自己必死的。”淳于量缓缓道，“死是一回事，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“太子丹当年不得已才孤注一掷，因为他知道燕国对秦国没了抵抗之力。但刺秦不成，燕国灭亡得更快。”孙思邈略带尖锐道，“既有前车之鉴，淳于将军当然会想到行刺宇文护不成，会引发他的反扑，导致陈国的灭顶之灾？”

淳于量又咳——咳得好像说不出话来。

寇祭司一旁听了，觉得有分奇怪，暗想若无孙思邈、杨坚参与此事，淳于量此举无疑是飞蛾扑火。看情形，淳于量显然不知孙思邈和杨坚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，因此他派人行刺一事显然是引火烧身，无论如何都有点说不过去。

传言江南诸将中，淳于量最有谋略，为何会做出这种蠢事？



“淳于将军当然能想到后果，可淳于将军还是执意这么做……”孙思邈又道，“淳于将军当然有理由的？”

淳于量长舒了一口气，反问道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或许是因为……有人给了淳于将军和周国作战的信心？”

淳于量脸色微变，嘴唇动了下，竟没再问下去。他蓦地发现，孙思邈虽看似很多事情不知情，但早将一切想得透彻。

寇祭司心中诧异，实在不知道是谁能有这么大的力量，竟能鼓动陈国和周国交兵。

脑海中蓦地闪过一个答案，寇祭司不由道：“是斛律明月？”

斛律明月？又是斛律明月！

天底下似乎只有斛律明月才有这种力量！

在城外时，孙思邈就曾说过要向淳于量询问斛律明月的行踪，当时寇祭司还不解，但眼下答案若揭，反倒让寇祭司有分心惊。

淳于量早和斛律明月有了联系？

这里的纵横捭阖，钩心斗角，远非他能够得窥全貌的。

淳于量脸色苍白，缓缓向寇祭司望去，有分探究的神色，他似乎想问问寇祭司的底细，终于又咳了起来。

他有时候痛恨自己的咳，有时候又庆幸自己能咳，最少咳嗽的时候他不用说话，说话有时候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

孙思邈缓缓道：“淳于将军明知行刺难成，却执意要如此做，想必有几个原因。”

顿了片刻，见淳于量不语，孙思邈道：“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陈项让将军这么做，君让臣做，臣不得不做。”

淳于量悲哀中带分感谢，悲哀自己的身不由己，感谢孙思邈为他说出一些他不想说的事情。

他并不想隐瞒，可有些话实在无法说出口。



他说过，他不会理会别人的性命，也不会考虑自己的，但这世上，还有许多比性命更重要的事情，他不能不考虑。

“淳于将军当然明白此举后果，却不劝陈项，反倒附和陈项的想法，第二个用意当然是借此引发陈、周的矛盾，断了陈项的退路，让陈国和周国背水一战。”

淳于量眼中有分无奈，他当然最清楚陈项的性格，犹豫乃兵家大忌，要作战，就作战，若有犹豫，不如不战。

“可淳于将军当然知道陈国难是周国的对手，因此早联系了解律明月，斛律明月亦早想灭了周国，是以和将军一拍即合，这也是将军决意一战的第三个原因。”

孙思邈继续道：“我想淳于将军自陷死地，就是想背水一战，淳于将军想必早在江南做了部署，随时会调兵前来援助，借江陵一地和周国周旋。而斛律明月想必亦派兵前来，就在江陵不远了。”

寇祭司终于恍然，不能不佩服孙思邈推断的合情合理。

淳于量并非蠢，而是决意要和周国开战了，他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坚定陈项作战的念头。

孙思邈脸露感喟，又道：“淳于将军和斛律明月定下里应外合之计，本准备在江陵大破周军，然后齐、陈二国再克襄阳，之后可能兵分两路，陈取武关，齐攻潼关，分兵两路瓜分了周国的关中之地？”

他从未用过兵，但自幼诵读诸子百家，一法精、万法通，从点点滴滴推测出个惊天布局，只等淳于量的答复。

淳于量神色复杂，终于点点头道：“先生若用兵，不逊斛律明月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无疑承认孙思邈所料不差。

孙思邈沉默半晌：“用兵之计我不懂的，但我觉得淳于将军千算万算，只怕漏算了一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淳于量立即问道。



“淳于将军如此筹谋，想必认为此战势在必行？”孙思邈淡淡道，“可是……周国若不战呢？”

淳于量摇头道：“那怎么可能？”

他自绝后路，破釜沉舟，早算定多方的反应，这些日子翻来覆去想的只是如何用兵，却根本没去想孙思邈说的事情。

依宇文护的个性，怎可能不开战？

可他话音才落，有陈兵从城楼那面跑来，叫道：“将军，城守，周军……”他跑得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脸上满是惊诧之意。

萧思归立即问道：“他们攻城了？”这是他的第一反应，却奇怪为何听不到城外周兵攻城的声音。

淳于量见那兵士脸上只是惊奇，却无害怕畏惧，想到孙思邈所言，心中一凛，失声道：“周人要退兵了？”

那兵卫又惊又佩道：“淳于将军怎么知道？”

淳于量不喜反惊，神色数变，突然一摆手，有亲兵推他上了墙头，他举目一望，就见前方周营已在拔营，的确是要退兵的模样。

墙头陈军都是心中忐忑，搞不懂周兵为何兴师动众，却无功而返，只怕周军玩猫捉老鼠的把戏，可不多时，就见周军开始分路离去，井然有序，迅捷中带着沉默，沉默中又带分难以捉摸。

不多时，城前周兵就如退潮的海水般，离江陵城越来越远。江陵其余三向守城的兵士很快来报，围城的周军均已撤向北方。

消息很快传遍了江陵城，江陵城中的百姓虽是奇怪，但更多的却是惊喜，一时间全城欢呼阵阵。

淳于量却是脸色肃然，派游骑前往打探，不多时就得知周兵一路北返，并无再攻江陵的动向。

天边有云起，沉甸甸地压了下来。

“要下雪了。”孙思邈看着远方的天空，突然说了一句。



淳于量也在望着北方的天空，突然紧了紧身上的裘衣，似不堪寒冷。

他脸上有分不信，有分古怪，还有分不安，许久才道：“先生去周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难道说是先生说服周军退兵的？”

他不敢相信孙思邈有这般能力，但事实摆在面前，由不得他不信。

“我无能力说服他们退兵，他们退兵，或许不过是他们想通了。”孙思邈轻淡道。

“那……先生回转江陵何意？”淳于量皱眉，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计划。

孙思邈竟像看穿淳于量的心思，缓缓道：“本来周兵若攻江陵，甚至屠了江陵城，是以无道伐有道，陈国上下同仇敌忾，齐军算是友邦之师，一战之下，虽江陵未见保得住，但胜负难料……可现在不同了。”

寇祭司一旁忍不住道：“现在有什么不同？”他或许知晓许多天师之秘，但对这种国家用兵之事并不了然。

“现在齐、陈两国若联兵攻周，则为师出无名。”孙思邈道，“淳于将军当知师出无名，已失天时人和；进取关中，不占地利。淳于将军天时地利人和均已不占，若强行出兵，只怕未战胜负已定。”

淳于量又咳，他心中如何不知道这个道理？可他现在实在是苦有苦难言。

孙思邈看着淳于量的神色，又道：“将军眼下有三难。”

“哪些难题？”淳于量暗自苦笑，他为难的岂止有三样？

“一难是将军行刺宇文护未果，不好向君王交代；二难是将军早已调兵遣将，劳民伤财，若无举措，不好向朝廷交代。”

孙思邈说到这里，神色微露不满，又道：“第三难就是齐国已出兵，将军若是退兵，只怕又引发斛律明月的敌意。”

淳于量长叹一声道：“那先生可有什么妙计？”

事出突然，他在出兵撤兵之念中徘徊摇摆，一时间难以决定，忍不住向孙思邈求教。



孙思邈道：“前两难倒好说……最怕的是齐国不想徒劳往返，定要兴兵，孙某不才，倒想去见斛律明月，说服他退兵，眼下只请淳于将军告之斛律明月所在。”

寇祭司这才明白孙思邈为何执意要返江陵，淳于量若和斛律明月联合出兵，当然会知道斛律明月的去向。

淳于量眼中露出骇异之色，不解孙思邈如何会把事情看得这般清晰，更不知道他还知道什么。

沉默许久，淳于量才道：“先生能为陈国分忧，我是不胜感激，不过……还请先生等几日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他说得含含糊糊，却未许诺什么，寇祭司暗自皱眉，孙思邈并不催促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等你三日！”

淳于量心中暗叹，暗想孙思邈多半看出他的心思，知道他要向陈项禀告一切，因此才许了三日之期。

三日转瞬就过，孙思邈一直留在城守府中，并未出门。

周兵退兵后，江陵城再无敌情，转瞬又喧嚣热闹起来，宛若一切事情均未发生一样。

这一日，天将午时，淳于量请孙思邈相见，寇祭司倒是不离不弃，一同前来。

淳于量对寇祭司一直视而不见，开门见山道：“齐军如今驻兵衡州，但领军的并非斛律明月，而是兰陵王。”

孙思邈听到这里，似扬了下眉，突向寇祭司望去，正逢寇祭司也望了过来。二人目光一触即分，其中似乎藏着什么秘密。

淳于量心中揣摩这二人的关系，又道：“衡州在江夏之北，先生可否知道？”

孙思邈点点头，他知道衡州在长江之北、江陵东二百里之外，已在齐国境内，近周国安陆、随州两地。

江陵、安陆、衡州三地呈三足鼎立之势，其中数百里之地，因处在三国交锋之域，几近荒芜，人迹稀少，比起淮水左近的荒凉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

淳于量又道：“周兵退兵一事，也出乎齐国的意料，但我等是否还要出兵攻周，兰陵王想和我国商议，他请我过去一叙，先生若有意，倒可一同前往。”

孙思邈沉默片刻才道：“将军毕竟身为陈国重臣，去衡州不担心吗？”

三国交锋，心意难揣，今日的朋友，可能转瞬反目，淳于量以陈将身份前往齐国，若是齐、陈交恶，淳于量所处凶险不言而喻。

淳于量涩然一笑，又咳了起来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如今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除了先生还看重之外，在别人眼中无疑废人一个。废人无用，谁会在意我的死活？”

顿了顿，喃喃道：“先生若不介意，我等现在就起程了。”

孙思邈向外望去，见天阴欲雪，虽是午时，但寒风凛冽，轻微点点头

淳于量当下交代萧思归守城事宜，吩咐亲兵准备出城。

他只带了数十兵士，又坐到轿子中，和孙思邈、寇祭司出了江陵城，一路向东北行去。

二百里不远，但淳于量不能骑马，众人赶路就慢了许多。

寇祭司很是不耐，跟在孙思邈身旁，故意错后了些，悄声道：“孙……先生，你我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。”

他是个沉默的人，和孙思邈之间本有隔阂，但相处几日，对孙思邈的睿智多少有些钦佩，称呼上也客气许多。

只是他远在苗疆，地处偏远，和孙思邈相见不过数面，又和孙思邈有什么共同的目的？

“不错，有些事的确你来说要清楚些。”孙思邈点点头道。

他措辞和寇祭司有些不同，寇祭司却没留意差别，低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为何不直接去衡州见兰陵王？”说到兰陵王的时候，寇祭司神色有分急切。

孙思邈淡淡道：“等了这些年，也不差这几天。寇祭司若是等不得，不妨先往衡州。”



寇祭司沉吟片刻，终于摇摇头。

孙思邈见他神色，心中在想，原来他也要见兰陵王，想必是受冼夫人所托之故，只是他知道兰陵王所在，却执意跟着我，目的只怕不仅仅是为了兰陵王。

日暮时分，众人赶了近百里荒凉道路，前方有山脉绵延，却是江北的鲁山，过了那鲁山后，可说进了齐国的地域。

这时铅云垂落，北风刮起，天上竟下起雪来。

雪一落，苍山更幽，天地间满是肃杀肃穆之意。

轿子停下来，淳于量掀开轿帘，见孙思邈策马就在身旁，低声道：“天色虽晚，但先生若不累，我们倒可连夜赶路了。”

孙思邈见他强忍住咳，憋得脸色红赤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倒有些累了，不如今晚就在山中休息一晚。”

淳于量心道，孙思邈修道之人，体魄强健远超常人，他怎么会累？他这么说，想必还是看我辛苦了。一念及此，心中不知什么滋味，还是吩咐亲兵寻找休憩之地。

寇祭司却是冷哼一声，心中在想，淳于量精于算计，怎不知路程远近，他特意选午时起程，就算到今晚露宿荒山，心中只怕有拖延的念头。

众人寻了处靠山背风之所，扎起了帐篷，忙忙碌碌生火做饭，孙思邈捡了处靠外的帐篷入住，用过晚饭，不等钻入帐篷，那寇祭司走过来又道：“这里离衡州不过百里之遥，依你我之能，连夜赶路，明晨前可到衡州。”

“你很急吗？”孙思邈笑问。

寇祭司反问道：“你难道不急去见兰陵王吗？你莫忘记冼夫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住话头，看了眼远处的陈兵，低声道，“淳于量不可能不算到会在这里露宿，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小心他对你不利。”

孙思邈还能笑道：“多谢阁下提醒了。我从未忘记冼夫人所托，只是有些事情，急也没用。”心中在想，我带兰陵王回转不难，可他若非情愿，我



带他回转何用呢？这个寇祭司虽是神秘，但显然不知道其中还有诸多棘手的问题。

寇祭司见孙思邈拒绝他的提议，脸色更黑，冷哼一声。

孙思邈目光闪动，突然道：“阁下手持洗夫人的信物，当然也是受洗夫人所托前来中原？”当初在周营中，寇祭司曾给他看了一亮晶晶之物，他一眼就认出那是洗夫人的如意牌，因此猜到寇祭司跟着他的一个目的。

“废话。”寇祭司冷冷回道。

孙思邈微微一笑：“可我却觉得有点奇怪……苗疆素来与世无争，一直择主而侍。历代大苗王曾立誓，绝不让族人插手中原权利争夺一事。苗疆能一直稳定，百姓安乐，和中原各国和睦相处，和这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。”

寇祭司神色诧异，不想孙思邈居然对苗疆之事也这般了然。

顿了片刻，孙思邈缓缓又道：“但阁下打破了这个规矩。阁下不但插手周国一事，还帮杨坚暗算了宇文护，此事若传到大苗王耳中，只怕阁下要去过天梯了。”

寇祭司听到“过天梯”三字时，脸颊抽搐了下，眼中突然露出极为畏惧之意。

可片刻后他就泯灭了畏惧，缓缓道：“凡事都有特例。”他缓缓握拳，眼中突现出坚毅之意。

“不错，凡事都有特例。”孙思邈暗自忖度他的变化，又道，“听闻若有人得大苗王许可到中原行事，可免去过天梯之罚，但大苗王因为违祖宗之誓，要和那人同受九毒噬体之苦。虽说此罚不如过天梯一样必死无疑，但受到的苦楚也是常人难以想象。”

寇祭司眼角似乎又在跳，可拳头握得更紧。

孙思邈留意他的表情，暗想这些结果寇祭司当然都知道，他既然知道，还甘愿如此，定然是有足够的理由。

思绪转动，孙思邈又道：“可大苗王千金之体，轻易不会下了这种决定，